

天津的“津”

尹学芸



作为居住地远离市区而行政区划又隶属天津的人，对天津这座城市总像雾里看花。很多年前的夏天在市委党校学习，同班的李同学大概见不得我落寞，说请你去意式风情街吃个简餐吧，也感受和体验一下不同文化。于是坐了一辆老皇冠穿越高架桥，在薄暮时分抵达了某个停车场。穿越无数个啤酒桶装饰的丛林，在一家二楼的拐角处找到了合适的座位。

是因为这里临街。眼看着霓虹灯一盏一盏点亮街道，各色人等像雨后的蘑菇冒了出来。人流像大自然一样各有色彩，毫无规则地随意流动。这里有200多座意式建筑，木格子小窗，桌上是通心粉、奶酪、烤肠和小面包，看上去更像道具。感觉身后有摄影机在缓缓转动，光束穿窗而过，取景框中人和物都似是而非。故事在看不见的地方隐匿，人物依次走进情境。只是，你不清楚主角是谁配角又是谁。

我经常會想起天津的“津”字，感觉取这样的字做地名颇不容易。古黄河曾三次改道，在天津附近入海。隋朝修建京杭大运河，在金刚桥三岔河口处形成交会，史称三会海口。这是与水的渊源。南宋金国贞佑二年设“直沽寨”，元朝改为海津镇，这里最早得见“津”字。大明王朝建文皇帝四年，燕王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从天津渡河直接走水路到了沧州，一路南下直捣南京，打败侄儿朱允炆，登基为王，成了大明朝新的主人。第二年，改年号为永乐。为纪念靖难之役，于永乐二年11月21日将此地命名为天津，即天子经过的渡口之意。作为军事要地，在三岔河口西南的小直沽一带开始筑城设卫，始称天津卫。后又增设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

现代汉语对“津”字的基本释义有4

种：1、渡口。2、唾液。3、滋润。4、天津的简称。除开地域称谓及其特点，“津”的范围只在两处紧要：津液和津贴。前者指口水，亦可津津乐道。后者延伸至荷包，可免于囊中羞涩。便想这真是一座烟火气的城市，平实、朴素、侠义、古道热肠。性格中的幽默和曲折似乎与生俱来。既承载风浪，又苦中作乐。同为直辖市，人们乐于把她与北京和上海比，那都是大而化之的话题。天津人自己，沉浸在风情和风俗里，既玩得得意，又土得踏实。

天津的饮食中，锅巴菜和煎饼是绕不过去的话题。我不爱吃锅巴菜，但我喜欢看别人吃。唇间齿缝粘上红的黄的酱汁，看上去颇有趣。天津的煎饼也与别处不同，光闻那气味，都觉得古老。一套煎饼在手，我甚至觉得这是“守正”和“守道”。气味馥郁，外嫩里焦，几块钱甚至能挡一天的饿。会议上吃自助餐，煎饼也

他们懂活儿。因为文学的关系，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蓟州往天津跑，那时除了坐火车就是坐长途客运。一群文坛上的朋友聚在某人家中，吃饭馆送过来的饭菜，用手去扒一只熏鸡，这样的吃法没齿难忘。因为路途遥远，我还曾在人家里留宿，一点也没想到那是打扰。火热的80年代，朋友都还年轻，是天津文坛的中坚力量，现在也是。情谊逶迤至今，像树木一样有了年轮。虽长时间不见，心中仍不缺少惦记。没人因为我来自偏远的乡下而小瞧，恰恰相反，总被高看一眼。

天道轮回是自然法则，没有谁能逆时行走。守得住的传统，必是好传统。我喜欢天津人的这种襟怀，俗就俗得彻底，雅也雅得高端。每到夏天，都能从朋友录制的视频中看一群老人跳水。今年正逢七夕，在狮子林桥汇聚了一群老人，头发雪白，满脸褶皱，旁边有人解说：“七月七，74岁的徐爷爷又来了。今天是中国的情人节，我们狮子林桥的兄弟姐妹，为咱天津人民过一把快乐的节日。第二个出场的祝爷，今年79岁……”于是各种姿势往下跳，天津人这样热爱水，多么像水生植物。

天津人离不开水。就像“津”字所蕴含的那样，是种植入骨子里的文化。有朋友开玩笑说：“在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之后，天津在保护人类心脏上又有新贡献。国民日常的文学阅读，事实上是由百花来负责的，在身心两个层面，为什么本分的天津承担起了这样的责任？”在城市文化研究上，这是一个重大课题。”说话的是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汪惠民先生。

这就是天津的自信吧。

天凉好个秋

弥生（日本）

天凉了，日也短了，这是进入10月后马上就感受到的天气的两个变化。

清晨，我趁着学生们去学校和上班族赶电车之前，带着小狗去家周边散步。去年2月以来，因为疫情，旅行逛街聚会游泳等娱乐及运动都取消，偶尔必须出门或去超市买菜也选择人少的时间段，于是，每天一早一晚的出门走路，便成了保持身体健康的唯一运动方式。

仙川站附近的住宅区大都是2层独栋木楼的建筑，尽管同一个电车站，却是3个不同区域，车站东边，门牌是世田谷区，车站西边是调布市管辖，往北走又是三鹰市的地盘了。

与许多地方一样，都市的扩张已经使很多森林和原野的风景逐步消失，现在的仙川附近已经建设得和市中心没有区别，虽然至今住宅区的深处还有一些零星的种着蔬菜和果树的空地，但也日趋减少，附近的一片葡萄园前年秋天我还采摘过葡萄，现在那里已经盖起了新的公寓楼。

不过，毕竟这里与新宿相隔了十几公里，多多少少遗留着郊区或乡村的一些痕迹，许多当地的宅院还保留着100多年前或者更久以前的历史风貌，在那些现代整齐规划的住宅区里，显示着历史的变迁和自己的与众不同。

过去，这儿是古代的武藏国，有着一望无际的森林和田野，有着很多的故事和传说，是《万叶集》和歌里的诗吟，也是平将门之乱的战场，是近代作家木田独步描写的舞台，也是武者小路实笃喜爱和最后生活的地方，武藏野的那些风景和故事也在宫崎骏的动漫电影《风之谷》和《幽灵公主》中让我们沉迷。

前些日子与朋友到角川武藏野博物馆去，这个2020年建成并开馆的建筑，由世界知名的建筑家隈研吾所设计，外观是一个呈多面体的巨大的岩石建筑，里面却把图书馆、美术馆和博物馆融合在了一起，外表虽如坚硬的大山，里面却让人心灵柔软。

这个10月初，东京在台风的影响下，大雨滂沱。东京的新冠肺炎疫情经历了第4次的长达81天的“紧急状态”之后，在9月底终于得到了解除。原本希望能和家人出去享受一下都立公园开放日的特典，可外面的雨，让人实在无奈。

电视的午间新闻中，北京的环球影城挤满了快乐的人群，画面上，北京金秋天空晴朗，秋高气爽，蓝天白云下，人们尽管依旧得戴口罩，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明亮、开心和兴奋。

国内的大弟送来“节日快乐！”的微信卡片，后面还跟着问一句话，“你啥时回国呀？”

我当然想立马回去，可即便东京在昨日已经解除了禁足，回国却依旧还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今天是爸爸的生日。”大弟说，“如果他还活着，今年应该89岁了。”

“嗯，我记得。”小时候，除过年外，能吃上一顿有鱼有肉的好饭和全家一起去大明湖划船的日子，就非这一天莫属了。那些日子多么令人怀念啊！

大弟是我在家乡的唯一依靠。很多年前，我憧憬外面的世界，30年后，我无比想念故乡。而在我度过的那些少年时代，只有大弟能补上我很多记忆的缺损。

台风过后，东京也进入了秋高气爽的季节，早晨沿着住宅区里的路散步，一阵阵甜馨的香气沁人心脾，是桂花飘香的季节了。寻着香味找到那些在邻家围墙边的毫不起眼的树丛，看到那些米粒儿大小的金色的花儿藏在墨绿的树叶里，给周围带来那么甜美那么愉悦的芬芳。

桂花是神宫里的花儿，它从月宫里飘下来，又传入这片岛国的土地，尽管它在这里人乡随俗地改了名字，但“金木犀”并没有改变桂花的美丽和香甜。此刻，这环绕在空气中的香气，浓烈地和我的乡愁搅在一起，让我伤感。

想起宋代词人辛弃疾的诗：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辛弃疾是我家乡的一个非常让人骄傲的诗人，他与另一个写过“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且一个豪放，一个婉约，也让爱诗的我受益一生。

好想念家乡啊……

家乡的秋天，是天很高很蓝的那种，是可以上山采野菊花捡松子的那种，是可以摘酸枣柿子核桃山楂的那种，是可以走累了就顺势躺在青石上观看白云的那种，是发现了一片枫叶红了就能大声呼喊的那种……只是，家乡的秋天是北方色彩的，是缺了桂花的，而秋天的风景里不能没有桂花，少了桂花，就少了那么多呀！

看到朋友在朋友圈里晒了自己用桂花做的桂花羹，里面有桂花银杏枸杞百合，满满的秋天风景，甜甜的故乡味道。人在异国的所有辛酸苦辣都放下，只要有这一碗香甜，一切便可以释怀了。是吧？什么都不必说，只道天凉好个秋。

走进安吉

王 谨

村落的街道，你可以从指示牌上寻觅到诸如绿缘客栈、银杏餐馆、若灵民宿、潘老头农耕园及供销社、农家乐、超市、美容理发室、文化中心……几乎城里人的生活必需，这里都有。居住在这里，还多了份城里少有的清新空气。笔者踏入一处宽敞、明亮、整洁的民居院，一排5间平房，房前台阶上摆放着盘盘鲜花，阶前是五六十米宽的家庭健身场地。据称，主人在县城上班，但每天开车回到自己小院居住。

在紧邻余村的孝丰镇漕口溪村，同样如同置身一处公园，绿水青山，风景如画。路边绿地上，时现以当地毛竹为材料制作的简洁且现代的景观设计。村委会一处村民办事大厅让人眼睛一亮，大厅里按

村组分设有电脑服务平台，村民办事到自己所属平台办理，快捷又方便。大厅还设有休息廊，等候办事时，村民可坐沙发喝茶等候。村委会坚持民主、依法治村，并在村里传播孝、德、诚、信、善的传统理念，使漕口溪村风清气正，成为安吉模范新村之一。青山绿水引来越来越多的生态康养追寻者。在漕口溪村辖区，一座现代化的“和也”健康科技基地日臻完善。其中，全国独一无二的“睡眠博物院”将科学注入睡眠研究，更获生态康养者青睐。

安吉是一片开化较早的土地，风光绮丽，文化底蕴深厚。明朝甘元鼎曾赞道：“川原五十里，修竹半其间。眉际兰漪



度，衣偏紫翠删。”如今的安吉更是声名鹊起，它拥有着一张闪亮的名片：联合国人居奖唯一获得县、中国首个生活生态县、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地区，有“中国第一竹乡”“中国白茶之乡”等美誉。2014年10月31日，安吉收到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寄来的小行星命名证书，正式命名永久编号为“362177”的小行星为“安吉星”。在浩瀚的太空，星星点点的小行星中，从此有了一颗安吉星。以县名作为小行星的名字，在我国尚属首个。

安吉之行，让人对被青山绿水拥吻的这片土地，留下美好的记忆。祝安吉“安吉且吉兮”。

融入祁连绿波

梅里·雪

于2019年9月27日由国家文物局在祁连镇岔山村发现并挖掘，墓志中有“迁葬于大可汗陵”字样，这意味着祁连深处还存在“大可汗陵”的可能，甘肃省的考古队又忙碌着在祁连山头寻找吐谷浑大可汗墓。一时间，山水祁连又蒙了一层吐谷浑王朝兴盛幻灭的神秘感和大唐历史的沧桑感。

祁连，这片土地上曾经的突厥、柔然、匈奴、月氏、吐蕃、吐谷浑……征战不休，王旗变换不停，枭雄战将、商旅僧众、诗客骚人、达官贵胄，都在巍巍祁连山下留下过足迹，唐朝时，弘化公主和她的夫君也进驻祁连深处，现如今，人们依然把祁连镇冰沟河一带叫作弘化牧场。

祖先来自东北辽东，也许吐谷浑人也喜欢与故乡大兴安岭相像的祁连山，喜欢栖居在苍茫林海和高山瀑水间。

我们来看弘化牧场，到达冰沟河景区时，雪山已显幽暗，月亮是雪峰山顶的孤灯。大石绕屋，曲径通幽，水声淙淙，我一时没了方向，满天的星星着了急，哗啦，哗啦，蹦跳过夜幕，为我们点亮了一天一地的灯。

一地的灯是我想象的，大石头、小石头、有花纹的石头、圆石头和扁石头，布满河谷，水流撞石而溅碎，闪现一些碎玉般白亮亮的水花，像星星一闪一闪。草原的夜，像梦境一样，静谧而荒远。

清晨，百灵鸟啄破潮湿的空气，把我从梦中吵醒。拉开窗帘，阳光明亮地扫过雪山尖，苍松、翠柏、格桑花就在窗外，我急急走出门，去呼吸山林新鲜空气。

穿过林海，林中有着落叶松、红松、雪松和云杉，树荫下，纤细的松针和硕大的球果铺成美丽厚垫。祁连圆柏、红桦、黄桦刺、野葡萄树、金露梅、银露梅……树木纷杂，个个气度不凡。

一望无际的祁连山大森林，带来的不仅仅是绝佳的风光，它还如同一座巨大的绿色水库，掌控着整个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平衡。

林中开阔地建有玻璃房，没有窗，却处处有窗，干草枯苔顶，四周明亮，随处可见绿、见山、见水、见草坡牛羊，见群鸟起起落落。走累了，随意走进玻璃房小憩，斜倚在灰色调的布艺沙发上，心境平淡、宁静、惬意。

身处这里，应怀有一颗淡然心，看群山拱峙，看林间花木杂呈，看草木结籽，看山石嶙峋，看小松鼠抱着松壳剥鳞片，找松子吃。

炽热夏日，冰沟河沿岸自有一番清凉。凉风习习，曲水潺潺绕屋，人在山林中也似一棵树，一茎草，一朵花，山林也融入我们的身体，山间气息充实着每一个毛孔和细胞，血肉之躯变得也像玻璃房一



样透明。

沐浴在灿烂阳光下，和空气、树木、溪流、山石一同生机勃勃，我们变为自然的一部分，抬眼，望见祁连雪峰上云卷云舒，去留随意。

凉州城，祁连山下的一方水土，孕育着强悍、坚毅、顽强的生命，滋养着河西走廊来来往往的少数民族和大汉王朝，王维、高适、岑参、辛弃疾的边塞诗每每在这里唱响。祁连山丰茂草场养育精锐战马，祁连雪山流淌的大河灌溉万亩良田，边塞鼓角相闻，各民族终究又被祁连山大水的胸怀包容、接纳在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的历史册页里。

走进马兰花大草原，光影斑驳，一如苍茫心事。草丛中跑过滚圆的旱獭，叫声亲切，一如久别的问候。我一下明白，吐谷浑大可汗营为什么会安扎在这里，当盔甲、古剑、战马、鞍鞴、铁血兵器均成为卸在草丛里、隐没在花朵间的冷兵器时，蓝色、白色、紫色的马兰花围起了世间最温暖的家。

马莲叶子绿到无边，宽叶子、窄叶子被风荡漾着，我想借清风的手指，想把每一片绿叶摸一摸，也想借一借绿叶的胸襟，把心间所有委屈全部卸下，融化在绿波里，然后，学草间飞过的白蝴蝶，变得轻盈，闪烁。

